

郭實獵「新文學」的宗教文學思想與啟蒙意圖

李聰、黎子鵬

摘要

在19世紀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中，郭實獵（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的漢文小說創作量可謂首屈一指。他更在其英文專著《開放的中國》（*China Opened*，1838）中提出「上帝以榮耀的福音復興中國之際，需要的是新文學（New Literature）」，並進一步解釋，只有承載東方固有的優良品質，且匯入西方最精華內容的嶄新宗教文學和科普著作，才能令中華民族煥然一新。因此，懷著福音與文明攜手，傳教與啟蒙並進的信念，他以漢字為媒介創作了大批「新文學」作品。本文聚焦於郭實獵《開放的中國》中直陳的文學觀念及啟蒙意圖，結合其新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說文體，著重探討其創作基礎與宗教文學思想核心「獵實捨華」之概念。在此基礎上，將之與後世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時新小說」及梁啟超（1873-1929）「新小說」之文學思想並置，揭示三者啟蒙意圖的關聯。

關鍵詞：郭實獵、「新文學」、小說、宗教文學思想、啟蒙

2021/07/18 收稿，2021/11/10 審查通過，2021/11/23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李聰的博士論文《郭實獵（Karl Gützlaff）宗教文學觀念與實踐——以其「聖經演義」為核心》的延伸研究。另外，筆者衷心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

** 李聰現職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博雅博士後研究員；黎子鵬現職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DOI:10.30407/BDCL.202112_(36).0005

The Religious Literary Notions of Karl Gutzlaff's “New Literatu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tention

Li Cong Crystal and Lai Tsz-pang John

Abstract

Among all the 19th centur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1803-51) emerged as the most prolific missionary novelist in Chinese. In his monograph *China Opened* (1838) in English, Gutzlaff argued that “When the blessed God shall renovate China by the gospel of his grace, a new literature will be required.” He further elaborated that in an attempt to renovate the Chinese nation, a new religious and scientific literature embodying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merits while incorporating the most salutary and useful elements of the West, must be offer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Hence, by upholding the belief that the gospel and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proselytizing and enlightenment should go hand in hand, Gutzlaff composed a large corpus of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By scrutinizing Gutzlaff’s literary notions and enlightenment intention discussed in *China Opened*, in conjunction with his novel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genre of his “new literature,”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the examination of his core concept *lieshi shehua* (獵實捨華, acquiring the fruits and forsaking the flowers) which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ligious literary thoughts. The paper is concluded by placing Gutzlaff’s “new literature” in the wider contexts, to examine its interconnections with the subsequent literary thoughts and enlightenment intention of John Fryer’s (1839-1928) *Shixin xiaoshuo* (New Age

* Li Cong Crystal, Boya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Lai Tsz-pang Joh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vels) in 1895 and Liang Qichao's (1873-1929) *Xin xiaoshuo* (New Novels) in 1902.

Keywords: Karl F. A. Gützlaff, "New literature," Novels, Religious literary notions, Enlightenment

上帝以榮耀的福音復興中國之際，需要的是新文學。

欲令這偉大民族煥然一新，我們得餽贈嶄新的宗教文學和科普著作，這些書要承載東方固有的優良品質，也須匯入西方最精華最有用的內容。

——郭實獵《開放的中國》¹

一、前言

在中國基督教史上，19 世紀普魯士來華傳教士郭實獵（Karl F. A. Gutzlaff, 1803-1851）向來是爭議不斷的人物。²無論是撻伐他在鴉片戰爭期間的敏感身分，還是肯定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其學術熱點主要是從史學角度展開的研究。然而，郭實獵在華 20 年間，撰寫和派發漢文傳教書籍才是其最主要的傳教方式。他創辦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核心任務之一，亦是組織華人信徒深入內地傳布這些書冊。且郭氏在華期間的著作，英文 9 部、德文 7 部、荷蘭文 5 部，³漢文則多達 67 部。⁴若忽略其漢文學的研究，⁵無論是對郭實獵個人的認知，還是對其傳教事業的評價皆是不全面的。

¹ Charles Gutzlaff (Karl F. A.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1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 418, 470. 值得一提，郭實獵英文著作皆署其英文名 Charles Gutzlaff。以下此書之徵引與參考均於文後括號標註卷數、頁碼，不再另註。另外，本文所有英文原著的漢文引文，若無說明轉引或譯文參考來源，皆由筆者翻譯。隨文附上引文中的人名或專有名詞之英文或拼音原文，以便參考。

² 相關爭議，參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年），頁 34-38；李聰：〈獲利、殖民還是傳教？——郭實獵與鴉片貿易、鴉片戰爭關係再思〉，《景風：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2018 年第 1-2 期，頁 117-138。

³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63-66.

⁴ 筆者根據自己的搜羅、統計，得出此數據，詳見後文。

⁵ 漢文學，指以漢字創作的文學作品。其物質載體，屬於漢文化圈中的「漢籍」範疇。學界常見的「漢語基督教文學」之表述，乃「基督教漢語言文學」之簡稱，包括基督教的「漢語言」與「漢文學」創作。本文為強調研究對象係郭實獵以「漢字」創作的文學文

幸而就郭實獵漢文學創作的研究，近年亦逐漸進入學界視野。其突破點始自 2013 年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⁶以及 2015 年莊欽永編著《「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兩部作品選集校註的出版。⁷前者收錄了郭氏 7 部代表作，其中《贖罪之道傳》、《常活之道傳》、《誨謨訓道》、《生命無限無疆》主要討論生死、懺悔、救贖、死後復活、永生及永刑等問題；《是非略論》和《正邪比較》則重在宣揚西方優越的社會秩序和宗教禮儀；《小信小福》主要探討信仰本身。後者則就郭著兩種同名異體的《大英國統志》進行版本研究和校註，並考證其寫作背景、書稿殺青、刊行年分、印刷地等問題，論述其互文性、創作技巧、漢語譯詞以及對清朝的影響等問題。⁸此外，2018 年黎子鵬還整理校註了郭實獵《悔罪之大略》一書。⁹研究郭氏文學創作之新作，則有 2019 年許可之碩士論文《「自我」與「洋涇濱」——郭實獵創作研究》，¹⁰及 2020 年邱業祥〈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中的中國基督徒研究〉。¹¹前者以黎子鵬編注郭實獵小說集為基礎文本，分析郭氏漢文小說中的文化接觸、文化交流對當今全球化大勢的啟示意義。後者則聚焦於不同時空維度，郭氏所構想的「中國基督徒」群體在基督教本土化發展中的擔綱者角色。

然而，早期對於郭實獵漢文著作的研究傾向文獻整理、出版情況、書寫策略、文化調適方面。最新研究亦僅以郭氏漢文學為對象，實為文化交流或基督教史之研究，並非真正的文學研究，更從未有人探查過他的宗教文學觀念。實際上，郭實獵早於 1838 年即在其英文專著《開放的中國》（*China Opened*）中明確呼籲「新文學」的創作。此倡導與後世傅蘭雅（John

本，故使用「漢文學」或「漢文小說」的表述。

⁶ 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

⁷ 莊欽永編：《「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新加坡：八方文化，2015 年）。

⁸ 另外，莊欽永亦有論文研究郭實獵的小說《是非略論》，但該文對社會的分析重於文學和宗教分析。參莊欽永：〈「鍍金鳥籠」裡的吶喊：郭實獵政治小說《是非略論》析論〉，《國際漢學》2013 年第 1 期，頁 72-99。

⁹ 該書收入吳淳邦、李爽學、黎子鵬主編：《清代基督宗教小說選注》上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 年），頁 227-292。

¹⁰ 許可：《「自我」與「洋涇濱」——郭實獵創作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2019 年）。

¹¹ 邱業祥：〈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中的中國基督徒研究〉，《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53 期（2020 年 7 月），頁 165-194。

Fryer, 1839-1928) 之「時新小說」及梁啟超 (1873-1929) 之「新小說」遙相呼應。然學界卻未對相關問題進行詳細探討。職是之故，本文著重探討郭氏「新文學」與啟蒙之關係，其倡導內容、創作基礎與理想文體，並結合作品挖掘其背後「獵實捨華」的宗教文學思想。在此之上，將之置於從明清天主教傳教士著譯的文學至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1895) 及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 中所呈現的文學思想脈絡中，揭示其與後二者啟蒙意圖的關聯。¹²

二、倡導啟蒙並提出「新文學」

郭實獵 1831 年入華，至《開放的中國》出版的 1838 年，他學習漢語已有 10 年，在華遊歷、生活 7 年，還創作了三十餘部漢文作品。是書可謂郭氏多年來對中國認知的總結。編者 Andrew Reed (1787-1862) 將之由三卷刪為兩卷，但仍有二十七章上千頁之鉅 (卷 1, 頁 iii-iv)。¹³ 書中既有郭氏的親歷與見聞，又有漢文文獻的譯介及相關英文文獻的抄錄，更有他對以上內容的評論。此書出版前，郭氏倡導「開放的中國」之口號已在英美各界風靡一時，出版後更將傳教中國的熱潮推向高峰。這股席捲本土的傳教熱情，卻給兩國入華的教團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相關傳教士隨即撰文駁斥郭實獵的觀點，亦對是書嗤之以鼻。¹⁴ 反對的聲音雖然制止了英美爆發傳

¹² [英] 傅蘭雅 (John Fryer): 〈求著時新小說啟〉, 《萬國公報》第 77 期 (1895 年 6 月), 頁 31。另據韓南 (Patrick Hanan, 1927-2014) 考證, 除《萬國公報》6 月刊外, 傅蘭雅 1895 年還於《申報》5 月 25、28、30 日, 6 月 4、8 日, 《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 6 月刊登了該啟示。參 Patrick Hanan, "The New Novel Before the New Novel: John Fryer's Fiction Contest,"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ssays by Patrick Han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0; [清] 梁啟超: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新小說》第 1 號 (1902 年 11 月), 頁 1-8。

¹³ 是書正文前, 編者〈序〉言及, 在頗具聲望的出版商建議下, 編者將郭著原稿刪去一些內容, 以符合彼時出版標準。編者認為, 與三卷相比, 兩卷更能增加讀者的閱讀興趣。

¹⁴ 其中美部會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的批評尤甚。但鑑於衛氏是為了回應當時美國社會的壓力, 且針對一部 19 世紀早期的非學術著作, 衛氏的「期待」未免過於苛求。實際上, 衛氏亦撰有《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 一書作為另一種回應, 卻出版於 10 年後的 1848 年, 又耗時 40 年之久進行大幅修訂, 再次出版於其已成爲耶魯大學漢學教授後的 1883 年。或許只有耗費一生心力所作的漢學巨作才能令衛氏滿意, 但這並非郭實獵的著書目的。故以衛氏的標準質疑郭氏著作的可靠性, 甚至忽視該書的史料價值, 則不可取。此外, 衛三畏的負面書評聚焦於動物、植物、礦產爲主題的四章, 並未討論文學部分。相關影響與質疑, 參蘇精: 《上帝的人馬: 十九世紀在華傳教

教中國運動，卻無法消弭是書的巨大影響，以及在英文世界更大範圍的認可度。甚至於 2016 年，此書仍收入「經典再版系列」(Classic Reprint Series) 重新面市。¹⁵筆者認為，學界亟待展開對是書的研究，特別係其中「文學」部分還未有專文討論，僅個別篇章約略談及。¹⁶關於郭氏對漢文學的譯介與評論，學界普遍以其《中國叢報》上的發表為素材進行論述。這導致部分學者僅見樹木不見森林，未能系統觀察郭氏言論背後整體的宗教文學思想及其啟蒙意圖。本文期以彌補上述缺失。

在討論郭實獵的啟蒙倡導之前，須明確其觀念中的「Chinese」與「Chinese nation」兩個概念。根據郭氏在《開放的中國》一書所強調：「中國人(Chinese)認為，漢朝是他們歷史上最光輝的時期，直至今日他們仍自稱為『漢子』(Han-tsze)或『漢人』(Han-jin)——漢朝的子孫(Sons of Han)。」(卷 1, 頁 325)可知他筆下的「Chinese」往往指「漢人」。¹⁷並且，通讀他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會發現其所言之「Chinese nation」主要指歷史長河中起於夏朝，以漢文化為中心，共享一套歷史、文字、禮儀、思想系統的「華夏民族」。且在郭氏看來，元與清的統治，實為外族對華夏民族的奴役、欺壓。簡言之，郭氏心中確實存在一個具有包容性與延續性的「華夏民族」，但並不包括未漢化的藏族、回族、滿族、蒙古族等(卷 1, 頁 365-369)。

郭實獵在《開放的中國》第 1 卷〈導言〉自陳，權衡亞洲各民族高下之後，他認為「華夏民族毫無疑問優於其它所有亞洲各族」。但若「與當今歐洲的民眾相比」，則全世界普羅大眾皆應「懷著崇敬之心，仰望進步的精

士的作為》，頁 38-51。衛三畏著作參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W.H. Allen & Co., 1883)。

¹⁵ Karl Gützlaff, *China Opened* (London: FB & c Ltd, 2016)。

¹⁶ 參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2000): 425; 宋莉華：《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 81；張雅媚：《喻言·傳說·經典：《聊齋誌異》如何藉英譯進入中國文學經典之列》(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頁 32-34, 44-46。

¹⁷ 在某些特定語境下，郭實獵所言「Chinese」亦指散布在亞洲各國的「華人」，或局限於清朝統治下的「清人」。但當其強調「Chinese」的歷史、文化、思想的多數情況下，皆指「漢人」。

神」。因為歐洲的文明，「雖曾與華夏民族等同，甚或略遜一籌，而今已上升至令亞洲人目眩神馳之地步」。究其緣由，郭氏的看法是，雖然亞洲是人類主要宗教的發源地，信仰對日常習俗、行為模式的影響堪稱巨大，但「惜乎痛哉」，「寶貴的福音」在 19 世紀的亞洲各國仍「鮮為人知」。因此，鑑於漢文化對亞洲各國巨大的感召力，若欲提升亞洲整體的文明程度，就應先藉福音改造中國（卷 1，頁 8）。

然而，郭實獵在該書〈漢人的概貌〉中又談及：

這種一成不變，僅能歸於一個緣由，即漢人的精神力受到約束。受制於頑固舊俗，不與外國人充分交往，或進行思想交流來更新觀念，以催生新思想，他們就失去追求新知的雄心壯志。比他們文明程度低的外族，入侵其國家……但國家卻更加固執於古老習俗。一旦到達文明的某個點，他們就會保持靜止。（卷 1，頁 291）

顯然，他十分清楚，華夏民族固有的精神信仰多麼難以撼動，但依然堅信，福音本身的力量足以帶給這個民族真正的改變：

他們是古老守舊的民族，恰如活在當代的古抄本。他們思維敏捷，卻惰於反思。唯有引介新思想，才能有所撼動……一旦福音的偉力引導他們將所有民族視為同一個造物主的傑作，以同理心與各族自由交往，就能促進他們真正的福祉。（卷 1，頁 292-293）

並且，郭氏進一步陳述道：「漢人天賦異稟，只要他們能從沉睡中甦醒，擺脫舊俗，不再受盲目、偏執的偶像崇拜之奴役，他們必能跟上現代發展的步伐。」所以漢人「將得到改造，達到國家繁榮的高點，改變自身的行為舉止，享受文明的好處！」（卷 1，頁 291-292）

至於如何喚醒、改造漢人，郭實獵在《開放的中國》第十二章〈語言與文學〉中，於評介「漢文學」之起頭處，即認為當時的「漢文學可謂是靜態的」，進而提出傳教士應該用漢文書寫「新文學」：

前代積累的財富如此之多，以致於沒有留下遺憾，再也沒能增添什麼。但上帝以榮耀的福音復興中國之際，需要的是新文學(New Literature)。（卷 1，頁 418）¹⁸

¹⁸ 若無特別說明，本文引文之著重符號為筆者所添加。

該章最後的總結部分，郭氏又再次申明：

如果我們對啟蒙（Enlighten）這些漢人（Son of Han）毫不在意，使他們在黑暗中繼續摸索，那將是歐美文明世界的一個污點。我們擁有這些手段，並且能夠有效地運用它們。我們的努力是針對三分之一的人類……民族精神長期處於舊俗和專制的麻痺之下，必須從外部給予刺激，才能喚醒蟄伏的情感。（卷1，頁470）

所謂歐美文明世界擁有的「手段」，能夠給予華夏民族刺激，能喚醒蟄伏的情感的方式，即章節開篇所言之「新文學」。末尾處，郭氏再次詳述創作新文學的具體方式：

欲令這偉大民族煥然一新，我們得餽贈嶄新的宗教文學和科普著作，這些書要承載東方固有的優良品質，也須匯入西方最精華最有用的內容。只要漢人的視野還局限於偏狹、渾沌的地平線，他們的心靈就無法舒展，領會上帝擺在這古老民族眼前的榮耀。偏見與扭曲的政策周而復始，形成桎梏。倘若得不到優於手中已有之物，他們又怎會願意擺脫呢？（卷1，頁470）

簡言之，「新文學」即嶄新的「宗教文學」與「科普著作」，其作用即革新（Renovate）中華，其要義則是兼具東西方之精髓。

郭實獵不僅有明確的「新文學」理念，更躬身實踐。1833年10月10日郭氏即致函美國聖教書會（American Tract Society），希望獲得針對「新文學」創作的資助。信中以斜體強調需要「特殊」的書冊，而非「譯作」：

我不想強加我的觀點，但須指出，中國需要特殊的傳教書冊——而非「譯作」。因此，儘管我不希望給別人提要求，但謙卑地期望慷慨的朋友幫助我們，藉漢人自己的方式征服漢人。¹⁹

1834年12月20日，郭氏再次致書美國聖教書會，坦言對「創作」的偏愛：

¹⁹ American Tract Society, "Mr. Gutzlaff to the Society, dated at Canton, November 10, 1833.,"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s House, 1835), p. 87.

我們應有各樣淺白易懂的（漢文）傳教書冊，從各個方面征服漢人，傳播十字架的信條……沒有一項工作，比在寂靜午夜創作傳教書籍更合我心。²⁰

1835年4月，郭實獵在《中國叢報》上，就傳教有效方式，點明其理想的文學「應以淺易、清晰、地道及賞心悅目的風格書寫，教化勸善之餘，又使人讀來津津有味」。²¹所謂「悅目」，自是「悅」漢人之「目」。換言之，新文學應以基督教之內涵「教化勸善」，其外殼則應符合漢人的閱讀審美。可見，前文所言新文學應兼具之東西方精華，即指東方語言風格、文體，以及西來基督福音或有助於傳教的內容。

筆者參考學界成果，遊歷歐洲、美國、澳洲多家圖書館搜集原始資料，在此基礎上統計出目前已知的郭實獵漢文作品，凡67部：主編月刊1部，翻譯新、舊約聖經定稿2部，²²創作聖經文學54部，撰寫非聖經文學9部，亡佚1部。另有1部疑似郭作，²³資料不詳，未納入計算（詳見表1）。

表1

月刊1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1837）
譯經2部：《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854） 《舊遺詔聖書》（1855）
聖經文學54部 ²⁴

²⁰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El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s House, 1836), p. 96.

²¹ Charles Gutzlaf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Remarks on the Means and Measures for Extending and Establishing Christianity; Namely,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Schools, Publication of Books, Chariti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3.12 (1835): 566.

²² 1838年起，郭實獵聖經譯本經多次修訂，版本繁多，書名亦稍有差異。其中還有單行本，如牛津藏《以賽亞天啟錄》、《聖差保羅寄羅馬人書》等，故具體數量有待進一步考證。考慮到郭譯聖經，萬變不離其宗，此處暫時以福漢會出版的最終定稿，印有「Gutzlaff's Translation」的新舊約各1部為準。

²³ 有學者指出，新加坡堅夏書院1839年還出版了1部《福音之箴言》係郭實獵所作，但並未註釋信息來源。因其孤論，信息不夠清晰，筆者未將其算入郭氏漢文作品，參Kwa Chong Guan and Kua Bak Lim, ed.,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World Scientific, 2019), p. 380。

²⁴ 關於郭實獵54部聖經文學之詳情，參李聰：〈郭實獵漢語聖經文學一覽表〉，《郭實獵(Karl Gutzlaff) 宗教文學觀念與實踐——以其「聖經演義」為核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

非聖經文學 9 部	
1. 《大英國統志》(1834)	2. 《是非略論》(1835)
3. 《大英國統志》(1838)	4. 《古今萬國綱鑑》(1838)
5. 《制國之大略》(1840?)	6. 《貿易通志》(1840?)
7. 《萬國地理全集》(不詳)	8. 《猶太國史》(不詳)
9. 《萬國史傳》(不詳)	
亡佚 1 部：《盡理正道傳》(1836?) ²⁵	

由上表可知，郭實獵所撰之漢文著作，聖經文學占多數，非聖經文學則聚焦於政治、貿易、世界史、地理等主題。

並且，郭氏聖經漢文學之文體極為豐富，既包括直接敘述聖經歷史，模仿傳統紀傳體，以淺文言寫成的聖經人物傳記 17 部（含 2 部修訂本）；也包括模仿論說文、勸世文（善書）者 13 部；²⁶還包括教義問答、語錄、禱詞 7 部；甚至有類似《千字文》的四言韻體 1 部。而最能體現郭氏「新文學」之宗教文學思想者，即模仿傳統演義體卻又頗具創新的 16 部（含 1 部修訂本）「聖經演義」小說類作品。

化及宗教學系博士論文，2021 年），頁 214-217；另參黎子鵬編注：〈郭實獵中文著作一覽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附錄，頁 lxxx-lxxxii。

²⁵ 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著錄該書亡佚，筆者未得見。偉烈亞力著錄：「《盡理正道傳》*Tsin le ching taou chuen* (The True Religion)，64 頁。這是一部闡釋基督教義之書，並揭露錯誤的信仰體系。其形式為五位山東登州士人間的系列對話。全書正文分為九部分，外加一段簡介。」按此簡介，該書可能屬於聖經文學範疇，然無法閱讀確認，故暫不算在內。另有學者指出該書由新加坡堅夏書院 1836 年出版，但並未註釋信息來源。參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p. 58；Kwa Chong Guan and Kua Bak Lim, ed.,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 377。

²⁶ 郭著《全人矩矱》(1836)之題目及部分內容源自清代孫念劬(1729-1820)所著善書《全人矩矱》(1790)。〈福漢會漢籍藏書目錄(郭實獵自筆本)〉(以下簡稱〈福漢會藏書目〉)中亦著錄孫著，郭氏將之與《太上感應篇》等善書一併歸入「Ethic」，而非「Religion」中。〈福漢會藏書目〉見於英國伯明罕大學所藏福漢會相關資料中，參 Karl Gützlaff,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Hong Kong?: 1844-1851?; MS no. DA19/1/3/1, Dr. Karl Gützlaff Collection, Special Collections of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irmingham；〔德〕郭實獵：《全人矩矱》(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1836 年)。

自 17 世紀歐洲啟蒙運動興起，「啟蒙」一詞似乎帶有反宗教的內涵。作為西來傳教士的郭實獵，廢寢忘食地創作這些新文學，甚至含數部非宗教作品，其作用則是啟蒙與革新華夏民族。這貌似有些匪夷所思，甚至令人懷疑其目的的真實性。故釐清郭氏心中「啟蒙」的意涵至關重要。「啟蒙」(Enlighten) 英文詞源為「照亮」，亦即漢文所譯的以知識啟迪的方式脫離蒙昧狀態之意。那麼郭實獵所謂足以啟蒙漢人的知識為何呢？分析他在《開放的中國》一書中使用此詞的語境，可以發現其同時涉及科學、政治與宗教三個面向。就科學而言，郭氏肯定天主教傳教士所帶來的科技知識，惋惜至嘉慶朝「歐洲科學在首都最後的痕跡幾乎被抹殺了」，而且「這些啟蒙的嘗試，使整個朝廷陷入恐慌。一系列嚴苛的法令相繼頒布，禁止當地人了解夷人的科學」(卷 1，頁 368)。就政治而言，郭氏批判清政府借儒學包裝專制統治，「讓清人看似保持文明的狀態，卻在遠離野蠻的同時也沒有開明(Enlightened)的制度……教導清人應履行的義務，卻不曾提及他們的權利」(卷 1，頁 438)。他明確提出清國「需要在公共言論與政治體制上徹底變革，國家應以更開明的方式將之付諸實踐」(卷 2，頁 10)。但在考察國子監現狀後，郭氏又失望地批評他們「並不為啟蒙同胞而努力」，故而他只能「將此重任移交外國人」(卷 2，頁 489)。

不同於歐洲啟蒙思潮，在郭實獵看來，啟蒙之光源應是「福音的榮光」(卷 2，頁 182)。所以科學與政治的啟蒙與基督教的福音不僅不矛盾，且應該攜手並進：

榮耀的福音本身就能為偉大的事業開闢道路。漢人首先應認識到，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是彰顯上帝救贖的大能。這樣，他們就能準備好接受改善，迅速獲得新知。儘管拯救世界的不是科學，而是視若狂誕的十字架之道。²⁷但福音總是與文明攜手並進，可靠而實用的知識亦總能證明其作為助力的價值……因此，首先要全力以赴地傳教，其次要啟蒙民眾。(卷 1，頁 471)

²⁷ 「視若狂誕的十字架之道」原文為「foolishness of preaching」。因郭實獵英文文獻所引經文多源於英王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簡稱 KJV)，此說應出自 1 Corinthians 1:18「For the preaching of the cross is to them that perish foolishness; but unto us which are saved it is the power of God」。故筆者根據郭譯本聖經之相關經文「夫十字架之道，依壞亡人視若狂誕，惟我等得救者以是道為上帝之德也」翻譯。參〔德〕郭實獵譯：《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聖差保羅寄哥林多人上書》(香港：福漢會，1854 年)，頁 1。

可見，郭氏眼中，基督救贖的福音自然會為華夏民族帶來文明。而與科學相關的實用知識亦應是傳福音的助力而非阻力，所以傳教與啟蒙並行不悖。郭氏還特別強調福音將「鼓勵知識交流」，他進而以日本漢文學為例，分析道：

像日本那樣聰明勤奮的民族，極大豐富了漢文學寶庫。但漢人卻從未試圖從日本人的鑽研中獲益。日本人不僅出版日文詞典，還研究與他們接觸的歐洲各國語言。雖然他們對科學知識的了解還很膚淺，但至少，他們嘗試在諸多著作中對這些科學加以描述。(卷1，頁379)

郭氏甚至斷言日本的文明有機會超越中國：「若不曾限制日本人與外國人交往，他們現在就將遠遠優於先前嚮往並學習其文明的那個民族。」(卷1，頁379)

郭實獵的啟蒙倡導，不僅希望為華夏帶來歐美現代化的科技知識，而且呼喚擁有個人權利的政治文明。但正如他所言「福音總是與文明攜手並進」，郭氏啟蒙華夏民族的意圖是與其傳教事業相依存的。實際上，他啟蒙思想的根源，亦離不開其神學思想。郭實獵從小受敬虔主義(Pietism)熏陶，²⁸注重個人與上帝的關係，以及信仰的體驗與實踐。蒂利希(Paul Johannes Tillich, 1886-1965)更指出，敬虔主義所信仰的「內在之光」，具有「反對教會權威的直接性與自律性的特徵」，甚至認為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是敬虔派神學「神秘主義的產兒」。²⁹並且，19世紀初，郭氏在柏林傳教學院受訓時，曾在柏林大學旁聽，其或受時任大學校長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神學思想影響。³⁰而士來馬赫即同時受理性主義與其後發展的浪漫主義的深刻影響。郭氏在柏林期間，周圍更是充斥著浪漫主義思潮，個人主義情緒高漲。這也就難怪他

²⁸ 參李志剛：〈郭士立牧師在港創立之福漢會及其對太平天國之影響〉，《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頁60。

²⁹ 〔美〕保羅·蒂利希(Paul Johannes Tillich)著，尹大貽譯：《基督教思想史——從其猶太和希臘發端到存在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頁258。

³⁰ 李志剛：〈郭士立牧師在港創立之福漢會及其對太平天國之影響〉，頁80。

為何對啟蒙運動影響下的「法國大革命」持矛盾態度，更以漢文介紹拿破崙時，對其「霸王」形象與「霸業」毀譽參半。³¹

而郭實獵在《開放的中國》裡關於啟蒙的倡導，三分之一集中於「漢文學」的論述部分。他不僅從正面點出傳教與啟蒙的共同渠道即「新文學」，且其文學實踐的重中之重即小說創作，更從日本這一側面論證其觀點。郭實獵在其以「愛漢者」為名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扉頁即書「人無遠慮必有近憂」，³²或許正是這種憂患意識，賦予其先知之能。在郭氏逝世後的半個世紀，受甲午中日戰爭刺激的傅蘭雅，呼籲「願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³³同樣深受日本影響的梁啟超，終於也喊出了「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這一影響深遠的曠世之論。³⁴

三、「新文學」的創作基礎與理想文體

就郭實獵的認知而言，大清國之現狀是政治專制、科技落後、思想固化，而英、美兩國在這些方面已令前者難忘項背，其根源則是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教信仰。郭氏希望可以改變大清國，拯救受滿人壓迫的漢人。所以基督教思想及由此而來的科學與政治文明啟蒙漢人至關重要。又因為大清國的知識精英無力承擔此職責，故應由帶著基督福音的傳教士擔起。而考慮到當時清國對外國人的諸多限制，以及文學對漢人長久以來的影響力，「新文學」的創作與傳播則是完成啟蒙使命的最佳途徑。但是，外來的傳教士如何有能力創作漢人能接受的文學，更進一步求其「新」呢？為了準確理解郭實獵「新文學」之內涵，必須先了解他對於漢籍的熟悉程度，及其自成一套的漢文學史認知體系。

郭實獵以縷述漢文學史的方式，在《開放的中國》一書中，鳥瞰了孔子時代至 19 世紀兩千多年的漢文學。³⁵他發現，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即便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無足輕重的作家作品已被淘汰，但「華夏最好的漢文學，無論完整殘缺，都在後世流傳」。直至其所處的道光年間，文人依

³¹ 參崔文東：〈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清華學報》新 45 卷第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631-664。

³² 見〔德〕郭實獵編，黃時鑑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³³ 〔英〕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頁 31。

³⁴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頁 1。

³⁵ 郭實獵認為，孔子之前的文獻都是不可考的。

然熱衷於著述，因為「清人認為，文學上的追求是最有尊嚴的事業。成功的學者會得到榮譽和報酬，能幹的作家很少不博得掌聲。回報如許之多，自有無數人潛心文學」。計算之下，他驚訝於「三億六千萬清人中，至少有二百萬文人」，³⁶就算「僅千分之一者競相著述」，那麼「清國的出版就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多」（卷1，頁416-417）。

由此可知，郭實獵所言之「漢文學」範圍極廣，但是並非毫無邊界。實際上，「文學」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先進》，是「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一，旨在修習如何將孔子所傳之《詩》、《書》、《禮》、《易》等經典要義，融入個人言行舉止中。³⁷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文總集，南朝梁蕭統（501-531）編撰的《文選》雖未將經、史、子作為文學收錄，但收錄了數十種文類。而南朝劉勰（約465-521）《文心雕龍》則將詩、賦、曲等韻文與史、子、論等散文，皆視為文學。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固有的「雜文學觀」。³⁸但現代文學概念中具有虛構性的戲曲、小說類俗文學，卻長期不在古代文論之列。至明代，即便王世貞（1526-1590）創製「說部」這一概念，並將之與「賦、詩、文」並舉為四部。然其「說部」卻剔除了胡應麟（1551-1602）文言「小說」六類中敘事性及虛構性最強的「志怪」與「傳奇」部分。³⁹雖李贄（1527-1602）將傳奇、院本推為古今至文，對後世文學觀卻影響深遠，但當時卻為大逆不道之論。⁴⁰在後繼者如湯顯祖（1550-1616）、袁宏道（1568-1610）、金聖歎（1608-1661）等人的努力下，說部容載量逐漸擴大。至清代，志怪、仙傳、異聞、傳奇等文本才紛紛納入說部範疇。⁴¹而郭實獵則將漢文學分為七類：歷史作品、哲學作品、詩歌、

³⁶ 據《清實錄》統計，道光元年（1821）大清人口約三億五千五百萬，《開放的中國》出版時的道光18年（1838），人口已增至四億。故郭實獵在撰寫該文時，對當時清國總人口的認知基本無誤，參張燕：〈《清實錄》有關中國人口總數資料〉，《西北人口》1981年第1期，頁65。

³⁷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10。

³⁸ 參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484-511。

³⁹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收於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82，頁613。

⁴⁰ 任訪秋：《中國新文學淵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4-16。

⁴¹ 參王煒：〈「說部」之概念辨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1期，頁102-110。

雜文、虛構作品、勸世文及宗教作品（卷 1，頁 419、469）。⁴²除後兩項顯然因其傳教士身分而受到關注，前五類則是將傳統集部下的二級類目「詩、文」，與原本子部之下但至清代擁有全新內涵的「說部」，提升至與「經、史」並置的一級類目。筆者認為，郭氏對此漢文學範疇的認知，不僅由於西文「Literature」原有「文獻」之意，亦因其熟識漢文學傳統，又了解當時的文學認知現狀。同時，即便郭氏十分清楚「純文學」（*Belles Lettres*）在漢文傳統「雜文學」觀中長期不受重視（卷 1，頁 469），但因其不可避免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故此五類並排，顯然抬高了純文學在漢文學史上的地位。⁴³

郭實獵還選出「包涵漢文學精髓」的代表，納入前述五類一一述評。評論中可見出他對不同作品語言風格、表現方式、道德取向的好惡。例如：〈歷史作品〉部分，郭實獵強調《尚書》之所以具有《書經》（*Shoo-king*）這一顯赫稱號，緣其「對純正美德不斷推崇」，特別「對至高者的莊嚴祈禱」能引起「最崇高的宗教思想」。但郭氏仍批評其語言過簡，缺乏細節，靠對話連接缺乏連貫性。且其語言過時，晦澀難懂，易成歧義。與其視之為「神聖莊嚴的史書」，不如此作歐洲的「歷史格言集」（卷 1，頁 420-421）。郭氏眼中，華夏史最早、史源最可信者，推司馬遷（*Sze-ma-tseem*，西元前 145?-前 90?）⁴⁴所作《史記》。是書以《書經》為榜樣，語言同樣簡潔，卻更具表現力，細節描寫更豐富（卷 1，頁 423）。郭氏最讚賞司馬光（*Sze-ma-Kwang*，1019-1086）《資治通鑑》（*Sze-che-tung-keen*），因其撰寫態度是「將真實歷史傳之後代」，且語言有歐洲「雄辯術之痕跡」，罕見於其它漢文著作。在強調信史的同時，郭氏卻又對上古史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特地提及，司馬遷後裔唐人司馬貞（*Sze-ma-chin*，679-732）撰《三皇本紀》。是書為補《史記》所缺五帝前上古史，加入伏羲（*Fuh-he*）帝系，增添神話、軼事。又注意到《資治通鑑》編修班底之一的劉恕（*Lew-shoo*，1032-1078），對待史書撰寫的態度與司馬光相反，認為史起「三皇五帝」尚不夠，還應包含

⁴² 郭實獵首先將漢文學分為前五類加以詳細論述，結尾部分又認為具體而言還應加上「勸世文及宗教作品」兩類，並簡要概括。

⁴³ 本文所言之「純文學」是相對於傳統「雜文學」而言的，指符合現代意義上「文學」範疇的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並非是與功能性文學相對立的審美性文學概念。

⁴⁴ 隨文附上郭實獵《開放的中國》引文中的人名或專有名詞之英文或拼音原文，以便讀者參考。

「創世」內容，故借鑑道家文獻，加之各種佐證，向世人呈現出「包含數百萬年的史書」（卷 1，頁 424-425）。郭氏言下者，應指劉恕所編《資治通鑑外紀》。此書匯集《資治通鑑》所記史料之前的資料，卷 1 始於〈包犧以來紀〉，以小字註講創世史。⁴⁵郭氏還提及兩部非傳統史書——《左傳》（*Tso-chuen*）與《國語》（*Kwo-yu*），前者是註解《春秋》的「傳」，後者屬於「格言體」。他稱讚《左傳》比其它史書包涵更多中肯的道德觀念。而充滿智慧和犀利格言的《國語》，更是完美無缺。他甚至論斷「若將《國語》付諸實踐，中國可能成為像英國或美國一樣開明的國家」（卷 1，頁 428-429）。是故，郭氏十分在意史書的語言風格、文學體式、道德取向。他認為，語言不應過於簡潔，也不應太過冗長，前者導致晦澀，後者使文章蒼白無力。優秀作品的語言，應傳達細節時清晰明了，表達莊重時簡潔有力（卷 1，頁 429-430）。此外，郭氏指出史書中「語錄體」數量最多，最能教化民眾，展現崇高思想，傳達道德理念，甚至有助於開明政治的形成。然而，一部優秀史書是否應包含上古神話，郭氏似乎有些矛盾。他既在意史家對超自然現象及「創世」景況的描述，又肯定司馬遷對可靠史料的選用，司馬光對於信史的堅持。筆者分析，郭氏此種心態出於對「公正、忠實、準確」記錄史實的認可，同時又要借助漢文已有語彙，描述他心中同屬信史的基督教創世史、上古史。

再如，〈虛構作品〉部分，郭實獵言及此類作品數量龐大，常以對話體（*Conversational Style*）或韻體（*Detached Verses*）呈現，無一是純粹散文體（*Entirely Prose*）。隨後便以他鍾愛的歷史演義（*Historical Fiction*）為例，表達其文學觀念。由於史學論著枯燥無味，郭氏相信，作家腦中早有「歷史演義」的想法——以虛構描寫、潤色歷史細節。此類作品，首功推《三國志通俗演義》，郭氏簡稱其為《三國志》（*San-kwo-che*）。⁴⁶《平南傳》（*Ping-nan-chuen*）、⁴⁷《群英傑傳》（*Keun-ying-kee-chuen*）、《周傳》（*Chow-*

⁴⁵ [宋]劉恕編：《資治通鑑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

⁴⁶ 郭實獵稱其為《三國志》，並非由於郭氏混淆了史書《三國志》與《三國志演義》，而是遵循當時的普遍稱呼。

⁴⁷ 郭氏所謂《平南傳》，應指清代由《宋史·狄青傳》演義而成的《五虎平南狄青後傳》。1838年10月，郭實獵亦在《中國叢報》譯介此書，稱其《平南後傳》（*Ping Nan How Chuen*），認為該書是諸多模仿《三國》的作品之一，參 Charles Gutzlaff, "Ping Nan How Chuen, or an Account of the Latter Pacification of the South, an Historical Work in Six Volumes,"

chuen)、⁴⁸《萃忠傳》(Tsuy-chung-chuen)皆與《三國志通俗演義》本質相似。郭氏特別關注其中風土人情、宗教要素及道德批判部分。雖強調歷史演義對於史實的看重，但並不因此模糊文體屬性。他清楚：「凡是從字面上看虛構的東西，都極其誇張，我們不難為歷史敘述和虛構故事畫清界限。」(卷1，頁467-468)總體而言，郭氏偏愛歷史演義情節緊湊、跌宕起伏的敘事風格，傾心簡明、清晰、流暢的語言風格。而其它通俗小說(Common Novel)，多粗俗不堪，正是郭氏設想以「新文學」替代的作品，故他認為不必過多介紹。

至於勸世文和宗教作品，《開放的中國》僅結尾略帶提及。這並非他不重視此類作品，而是因清人普遍不承認信教，因此他觀察到的現狀是：勸世文備受輕視；清國國教書籍多半為枯燥的儀式細節；道教書異常深奧，難以普及；佛書則保留大量巴利文音譯，只有內行才能讀懂；穆斯林文學更難在市面上尋到。相較之下，基督宗教來華後出版的宗教書更優：

羅馬天主教士漢文寫作時筆法嫻熟，文筆優美，以古典美和深刻情感著稱。他們翻譯聖徒傳記、經院神學、教義問答……新教傳教士也出版大量書籍，目前三家印刷機構運作良好，可滿足這偉大帝國的宗教需求。(卷1，頁469)

雖然《開放的中國》未詳細介紹宗教作品，但郭實獵在《中國叢報》譯介了4部之多：其一為郭氏初入普陀島，從佛寺所獲禮物《香山寶卷》(*A Story of the Fragrant Hill*)；⁴⁹其二為22卷本《神仙通鑑》(*Shin Seen Tung Keen*)；⁵⁰其三為《大清皇帝聖訓》(*Ta Tsing Hwang Te Shing Heun*)。⁵¹而第4部則是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6 (1838): 281-89。

⁴⁸ 宋莉華認為《周傳》即《東周列國志》，筆者亦傾向此觀點，因為郭氏自撰聖經演義《聖書註疏》即多處借用《東周列國志》的原文，參宋莉華：《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頁81。

⁴⁹ Charles Gutzlaff, "Remarks on Buddhism; Together with Brief Notices of the Island of Poo-to and of the Numerous Priests Who Inhabit I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2.5 (1833): 214-225.

⁵⁰ 該文分兩期連續發表，標題未變，見 Charles Gutzlaff, "Review of the *Shin Seen Tung Keen*,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ods and Genii; in 22 Vol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10 (1839): 505-525; Charles Gutzlaff, "Review of the *Shin Seen Tung Keen*,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ods and Genii; in 22 Vol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11 (1839): 553-568。

⁵¹ 《大清皇帝聖訓》指雍正闡釋康熙上諭而成的《聖諭廣訓》。之所以將之視為宗教作品，是因為郭實獵將之視為大清國教的經典。見 Charles Gutzlaff, "*Ta Tsing Hwang Te Shing Heun* or Scared Instructions of the Emperors of the Ta Tsing Dynas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蒲松齡（1640-1715）《聊齋誌異》（*Liau Chai Chi I*）。⁵²從郭氏對這4部作品的評介皆可發現，他只在意宗教文學的緣起、語言、體式等外在環節，不在意內文所述的異教故事情節或信條。換言之，郭氏期待的宗教類漢文學，應保留已有的優秀漢文學作品之外殼，再將其內核置換為聖經所示真理即可。

縱觀郭實獵筆下的漢文學史，可以見出他心目中的文學概念雖依然屬於「雜文學」範疇，但符合現代文學意義上的「純文學」才是他更希望在漢文學中看到的。並且，在他看來，「宗教文學」並不普及是漢文學的一大缺失，雖然天主教士以漢文創作宗教文學改善了這一現象，但因其僵化的教皇制度，傳教事業一度遭到重創。現下，則應由新教傳教士擔起「書籍傳教」這一使命。

郭實獵在梳理整個漢文學史的基礎上，提出創作「新文學」的必要。但他所謂之「新」卻並非完全打破漢文學固有的框架。實際上，他在閱讀大清朝文學作品時注意到一個怪象：

目前為止，這樣遼闊的國家竟無一個原創……著述雖未禁止，但比編纂古人之作，困難尤多。因前者或牽連人身安危，故人們寧願選擇後者。亦因清人普遍相信，凡該知道的都已發現，額外的知識要麼錯誤，要麼危險。（卷1，頁417）

因此，郭氏相信，大清文人懼怕文字獄，同時認為舊知已臻備，無需新知。故文學著作皆係編纂前人著述，無需原創。郭氏又從歷代著作數量龐大的角度，論證上述情況的合理性：華夏民族周代已出現可考的著述；漢代文人得諸侯資助，創作愈勤；梁武帝蕭衍即位，出版已多達37萬冊；隨著印刷術的推廣，宋朝出版的速度比之前代成倍增長；明人竭盡其力，已無法消化，遑論清人（卷1，頁418）。郭氏雖然不認同清人對於新知的抗拒，但卻認可其所處時代的此種「編纂古人之作」的文學創作觀。郭氏所謂之「新文學」首先屬於「漢文學」，即漢人樂意接受的文學，故不同於其他傳教士傾向翻譯西方經典小說，郭氏更願意進行小說原創。而其原創又非當

10.11 (1841): 593-605。

⁵² 《聊齋誌異》（*Liau Chai Chi I*）原文寫作 *Liau Chai I Chi*，應為手民誤植，見 Charles Gutzlaff, “*Liau Chai I Chi, or 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u Cha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4 (1842): 202-210。

代意義上杜絕「抄襲」的原創。相反，他不僅不反對抄襲，甚至認為這正是創作新文學作品的最佳方式。此種文學觀看似匪夷所思，實有上述理據作為支撐。郭氏所謂之「新」，其實是在模仿和拼湊前人已有的文字之後，傳達出的漢人從未讀過的新內容、新知識。但同時，由於他對文學體裁及語言風格的選取與拼接，是出於其西人的獨特身分，加之為了傳達新知而做出的必要改造，郭氏實際上開創了貌似模仿卻完全不同於前作的文體新貌。

如前所述，郭實獵認為新文學應包含宗教和科普類作品。無論是天主教士還是新教士亦都著重此兩方面的著譯。但郭氏獨特之處則在於他對小說創作的鍾愛。郭氏的這種青睞，或許受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及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影響。但他一人即創作了16部聖經演義作品，數量之多，獨樹一幟。查考這些演義類作品的生成，則不難見出其「新文學」的文學思想。

例如：1836年倫敦聖教書會3月31日第37期年報，有郭氏信函一通。他談及正準備出版的書籍中，一本關於信仰，一本關於悔改，皆以對話及歷史形式呈現，且盡力用地道的漢文寫就，望倫敦聖教書會協助出版。⁵³筆者考證，最合此信描述者係《小信小福》與《悔罪之大略》。⁵⁴二書皆未註明何時何地版，但郭氏所有著述中，僅此兩者書名以小篆鐫刻，左下角陰陽印兩枚：陰刻「為善」，陽刻「最樂」。可知二書應出版於同時同地，且符合郭氏信函中的主旨介紹。這一封面設計，將郭氏「藉漢人自己的方式征服漢人」的理念，展現得淋漓盡致。觀此二書文體，皆模仿漢文傳統之演義體無疑。

實際上，郭實獵1836年3月26日從澳門致美國聖教書會的一封長信，已自行概括其創作實踐與理念，並希望以此為準繩，為中國製備更適宜的書籍。⁵⁵因郭氏深諳實地考察的重要性，故無論是題材選取，還是語言風格，他認為皆應源自本土。就題材選取而言，郭氏自陳：

⁵³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The Thirty-seven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36), p. 4.

⁵⁴ [德]郭實獵：《悔罪之大略》（大英圖書館藏本，1837年）；《小信小福》（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本，1837年）。

⁵⁵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s House, 1838), pp. 132-134.另參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

傳教書籍的作者並非在書房中產生，而應在人群中形成。作者必須從群眾口中得悉他們的偏見，見證他們的劣行，聆聽他們的辯解……他應當觀察可憎的偶像崇拜儀式，才能寫好永生的上帝；他必須學會去感受那些沒有基督之人的悲慘境況，才能以發自內心的同情來談論或創作關於救主無法測度之愛的作品。⁵⁶

就書寫風格而言，郭氏亦直接斷定「完全符合漢人品味」這單一準則才是行之有效的。若想在作品中表現西方高超的修辭藝術，使用西方的慣用語，則只會收穫「慘痛的經驗」。他承認，要西方人清除自身外來語痕跡，將思想以真正的漢文風格呈現極其困難。可是他對當地華人信徒的文字工作亦比較失望：

我們樂意將主要的工作交付予已受教導的當地人，但礙於他們思想狹窄、邏輯不足，言詞常帶濃厚的異教色彩，又不明白完整的福音，難以在這題材上寫作。⁵⁷

故由傳教士創作，並經過文辭潤色的作品更為理想：

我幾乎讀遍傳教士的著作，未見任何離道之處。然不少篇章顯示出作者對語言的掌握不足，辭不達意。故修訂者須精通本地語言。⁵⁸

可見，郭氏理想的新文學，應由掌握聖經教導的傳教士，具備成熟的漢文修養，以地道的在地語言及文體呈現。而具備上述條件的編修者亦不可或缺。

信函中，郭實獵還將目前已有的傳教書籍按體式進行了分類，並主張「對話體」擁有最大的自由度，能使生硬的語言變得靈活。他援引倫敦會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美部會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的觀點，論述敘事作品的價值：

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頁 xxi-xxiv。

⁵⁶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pp. 132-133.

⁵⁷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p. 133.

⁵⁸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p. 133.

敘事作品最易為廣大讀者接受。聖經乃由無誤的智慧所默示，其中大部分篇幅皆為敘事體，故敘事作品亦應占我們出版物的大多數……德高望重的馬禮遜和裨治文先生皆認為這是最有益的方式，能傳達神聖真理，吸引讀者注意，且令人印象深刻。⁵⁹

職是之故，將以上郭實獵自述的創作觀念，結合其自身大量的敘事文學創作實踐，特別是聖經演義類小說的書寫，不難得出其新文學倡導中，最重要的文體即「小說」。並且，這些小說應將基督教思想披上漢文學傳統中最優秀的文學體式及語言風格。再回顧郭氏對於漢文學作品的評介，可知其理想的文學體式，應是基於史實或源於現實的，具有寓教於樂之功能的演義體。其語言則應根據不同的表達需求，既淺易、活潑具有表現力，又清晰、有力具有莊重感。

四、「新文學」背後的宗教文學思想

前文已闡明，郭實獵倡導之新文學，應是基督宗教作品或有助於傳教的科普著作。而郭氏實踐之作品，則大多數為聖經文學，其中創新性最強者，即「聖經演義」。挖掘此類作品背後的宗教文學思想，亦是分析郭氏本人的宗教文學觀念，才能更準確地理解郭氏之「新文學」概念。

藉用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筆者認為，對於個體宗教文學觀念的研究，應從兩條路徑入手：其一，研究對象對其宗教文學觀的直接論述；其二，研究對象的宗教文學創作所反映出的宗教文學觀。根據對象的不同，這兩條路徑所得出的結論，或相同，或互補，甚或相異亦不無可能。因此，只有同時探查兩條路徑，綜合結論加以分析，才能盡可能還原研究對象最為真實的宗教文學觀念。按此方法，筆者在前文論述了郭實獵面對 19 世紀清帝國，以及歷史悠久的華夏民族，以英文記錄、總結的宗教文學觀。再結合其聖經演義的創作，郭氏宗教文學觀念的核心可以用「獵實捨華」一言以蔽之。

雖然郭氏從未直接提出「獵實捨華」這一概念，但從其漢文姓名可見些許線索。據郭氏 1831 年中國沿海航行日誌記錄，早在離開暹羅前往中國前，他就「入了福建同安縣 Kwo 姓宗族，成為了天朝（Celestial Empire）

⁵⁹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pp. 133-134.

的子民」，並且給自己取了 Shih-lee 這個漢文名字。⁶⁰究其漢字寫法，有「郭實獵」、「郭實臘」、「郭士立」、「郭士利」、「郭實烈」等。但荷蘭烏特勒支檔案館（Het Utrechts Archief）與德國新教聯合會檔案館（Archiv-und Museumsstiftung der VEM）所藏郭實獵手稿顯示，他 1827 年 3 月在學習《大學》，次月已簽名「郭實獵」，並立志做「福音先生」。⁶¹黎子鵬亦指出，郭氏多部漢文作品序言常以「郭實獵」自稱，並有陰文正方形印「實獵」、陽文正方形印「郭印」。⁶²且荷蘭畫家 Pieter Barbiers IV（1798-1848）為郭實獵所畫側身剪影肖像上有其親筆漢字簽名「郭實獵」。⁶³因畫上亦有「Charles Gutzlaff/Chineesch Secretaris」字樣，故可能為紀念 1843 年郭氏任香港總督祕書所畫。因此可以確定「郭實獵」之名，是他本人認可之漢字寫法。李驚哲亦考證，郭氏除在入華前初學漢文時以「愛則臘」為名外，自 1827 年 4 月即以「郭實獵」落款至 1851 年逝世，從未有過其它漢字簽名。⁶⁴

但「實獵」為何意，郭氏未說明。此前學界亦僅一種觀點，認為郭實獵選用「實獵」為名「不如其他傳教士雅馴」，只是「體現了一種爭取實際成就的期望」，其意可能與唐人熊執易（生卒年不詳）《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中「太尉仗劍萬里，建績二府，實獵邊陲，振揚公闔，塞外諸蕃，莫不內侮」一句相合。⁶⁵然而，考慮到郭氏在初學漢文不久就選定以「實獵」

⁶⁰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Policy, Religion, Etc. of China by the Rev. W. Ellis* (London: Westley and Davis, 1834), p. 71.

⁶¹ 郭實獵 1827 年 3 月 3 日荷蘭文日誌中以漢字摘錄的《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其中「新民」應係「親民」之手誤。4 月 15 日致巴冕會（今禮賢會，Die Rheinische Mission）之德文信函即有「郭實獵」、「福音先生」字樣，又於 8 月 12 日荷蘭文日誌中再次寫出。參荷蘭烏特勒支檔案館藏郭實獵日誌 Carl Gutzlaff, “Dagverhaal van Februari tot Augustus 1827. Door Zend,” *Archief van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 (NZG), 1797-1951*, Februari tot Augustus 1827; MS. no.1102-1. 1. 2. 2. 7. 1. 3. 804, Het Utrechts Archief,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德國新教聯合會檔案館藏信函：Karl Gutzlaff, “3 Briefe wg. Zusammenarbeit mit RMG, 1827,” *Archiv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15 April 1827; MS. no.2.222, Barmen, Signatur, Archiv-und Museumsstiftung der VEM, Germany.

⁶² 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頁 xiii、15、243。

⁶³ Martyn Gregory, *Artists of the China Coast: Including a Group of Pictures by Emile Roux (1822-1915)* (London: Martyn Gregory Gallery, 1994), p. 16.

⁶⁴ 參李驚哲：〈郭實獵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頁 138-148。

⁶⁵ 同上註，頁 140-141。

為名，他那時絕不可能讀《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這一觀點實有望文生義之嫌。筆者通過研讀其西文自陳之宗教文學觀，挖掘其漢文作品所體現的宗教文學思想，總結出「獵實捨華」這一核心概念。此概念又與其名暗合，故嘗試從此角度為學界提供一個參考。

馬禮遜編華英字典《五車韻府》，⁶⁶其中「實」字條目有「華實」條，意為「flowers and fruits」。⁶⁷馬氏字典是當時新教傳教士的必備工具，郭氏自然對此解釋熟識。「華實」是漢文學中常見的一對意象。聖經中又常以fruits（果實）比喻傳教的成果，如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13節所言：「致爾中結菓，如在別族類一然」。⁶⁸鑑於郭實獵期待自己能成為「中國的保羅」，故筆者認為，其名應是「獵實」一詞的動賓倒裝。⁶⁹就其傳教事業而言，「獵實」即前文所述，以福音與啟蒙收穫漢人信徒。就其宗教文學思想而言，「獵實」之「實」則可引申為「實學」。

1834年，郭氏出版的漢文小說《贖罪之道傳》之〈贖罪之道序〉即點明：「門弟將耶穌之道理述所傳之意，筆之於書，以授後世之學者。其味無窮，皆實學也。」⁷⁰同年出版的《誠崇拜類函》亦有相似論述，認為上帝「設律法千條萬緒，驚醒世人……祈玩索而有得，皆實學也」。⁷¹其後所撰另一小說《悔罪之大略》亦言：「實學卻在咫尺之間，幾乎失了。」⁷²李爽學指出，郭實獵所言「實學」即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天主實義》

⁶⁶ 馬禮遜所編字典、詞典共3部：第1部為《華英字典：以部首為序》（3卷，1815-1823），第2部為《華英字典：以拼音為序》（又名《五車韻府》，2卷，1819-1820），第3部為《英華詞典：以英文字母為序》（3卷，1822）。

⁶⁷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I: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五車韻府, 2 Vols.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1820), p.747.

⁶⁸ 菓，今多作「果」，因馬禮遜字典與郭實獵聖經皆作「菓」，故保留原文。參英王欽定本：「I might have some fruit among you also, even as among other Gentiles.」（KJV Romans 1:13）；〔德〕郭實獵譯：《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聖差保羅寄羅馬人書》，頁1。

⁶⁹ 《五車韻府》「菓」和「郭」皆拼寫為Kwo，故其選擇加入郭姓宗族，或可能是有意為之。其名「郭實獵」或可能隱喻「獵菓實」，參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I: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五車韻府, pp. 511-513。

⁷⁰ 〔德〕郭實獵：《贖罪之道傳·贖罪之道序》（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本，1834年），頁6a。郭氏1834年開始出版漢文小說，其中即有《贖罪之道傳》的初版，1836年又出修訂版。

⁷¹ 〔德〕郭實獵：《誠崇拜類函》（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本，1834年），頁35a。

⁷² 〔德〕郭實獵：《悔罪之大略》，卷1，頁11a。

中的「天主實學」(God's Truth)，亦即陽瑪諾《輕世金書》中〈主訓真實〉的「實理」。⁷³鑑於〈福漢會漢籍藏書目錄(郭實獵自筆本)〉(以下簡稱〈福漢會藏書目〉)中正有《輕世金書》，筆者認同郭氏沿襲了晚明耶穌會士對「實」字的推崇，致奉之為一種自我定位。

若郭氏名中之「實」果真指「實學」，亦即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那「實獵」之用法源於何處呢？郭氏上交母會荷蘭傳道會的日誌(1827年3月3日)表明其擁有該名之時，正在學習《大學》。⁷⁴並且，上述〈贖罪之道序〉強調「實學」的重要性後，郭氏緊接著寫到：「其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⁷⁵此即化用宋朱熹(1130-1200)《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的評註。⁷⁶而《大學》、《中庸》皆出自《禮記》。另外，〈福漢會藏書目〉所著錄與《禮記》相關的書籍就多達六種。⁷⁷筆者依此線索，發現「實獵」一詞或源自明人徐階(1503-1583)為陳襄(1488-1551)《禮記正蒙》所作〈序〉：

士能通經，即衆以為賢，而舍實獵華，⁷⁸誦言忘味，其有得於聖人之道，蓋淺！⁷⁹

所謂「舍實獵華，誦言忘味」意指讀經應「獵獲」經意之中的「實味」，而非經文上的「華言」，否則只能「誦言忘味」。徐氏對於士人讀儒經《禮記》中聖人之道捨實獵華的批評，反之則正好暗合了郭實獵心中對漢人閱讀基督教聖書中的「耶穌之道理」的期許——只要能獵實捨華，則可發現「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可見，郭實獵所用的「實學」概念，除受耶穌會士影響外，亦源於對儒家經典之註解。

⁷³ 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86、403。

⁷⁴ Carl Gützlaff, "Dagverhaal van Februari tot Augustus 1827. Door Zend," p. 2.

⁷⁵ [德]郭實獵：〈贖罪之道序〉，頁6a。

⁷⁶ 原文為：「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8。

⁷⁷ 郭實獵在書目第一部分 Classics 中著錄與《禮記》相關書籍，按原序排列如下：《五經》98卷，《禮記》26卷，《五經類編》16卷，《禮記》10卷，《禮記集說》10卷，《朱子全書》34卷，參 Karl Gützlaff,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MS no. DA19/1/3/1。

⁷⁸ 舍，即「捨」之古體字，除引文外，本文統一改為今字。

⁷⁹ [明]徐階：《世經堂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徐氏刻本)，卷11，頁55a-55b。

職是之故，郭實獵其名取自「捨實獵華」觀念之反向使用的可能性極大。即便並非源於此，究其宗教文學觀念，亦確實符合「獵實捨華」的理念。探尋完「獵實捨華」概念的可能來源後，下文則進一步挖掘此概念所承載的具體內涵，並討論其在新文學創作中如何具體呈現。

研讀郭實獵數部敘事文學，很容易發現其文學審美性普遍較弱。這固然是郭氏缺乏專業的文學訓練所致，但更是源於「獵實捨華」的宗教文學觀念。它導致作品一味強調宗教目的，難免拙於文學審美的諸多要素，有急功近利之嫌。⁸⁰但這並非說明郭實獵不在意文學性，而是他心目中，適用於華夏這片土地的優秀文學，就應是反映事實與真理，具有「載道」作用的，工具性極強的文學。而郭氏理想中的文學所載之道，是基督宗教的道，是文學之「實」。其文學創作目的則是與啟蒙齊頭並進的傳道。是故，如何更有效的傳道，才是郭氏所作之宗教文學需要注意的部分。並且，「獵實」之「實」，是唯一不變的上帝藉聖經啟迪的實學。「實」之來源、核心、根本當是唯一，但內裡涵蓋的主題依然豐富多彩。無論「讚美救世主」，上帝「奇妙的愛」，耶穌基督的「苦難」、「復活」，救主的「拯救能力」及「全能」，這些主題皆是新文學「獵實」之實（卷2，頁236）。此外，觀郭氏聖經文學，「救贖」、「悔罪」、「常活」、「正邪」等主題更是反覆書寫。

若說郭實獵收穫傳教果實的同時，所採用的「捨華」策略在於其傳教方式的圓融。為了傳教這一終極目的，他可以毫無芥蒂的兼任多重世俗身分，使用各種傳教策略。⁸¹那麼郭氏宗教文學觀念上的「捨華」，則在於創作文學作品時，文體與語體選用上的隨意性。如前文所述，郭氏希望使用最地道、最符合漢文習慣的文體及語言風格，為傳道的新文學提供最好的外衣，此即文學之「華」。故他一度嘗試使用歷史演義所展現出的平實、淺白的語言，模仿其大量使用對話，追述史實，具有「說書人」套詞的演義體貌。但並非他所有小說作品皆如此，有些模仿痕跡較重（如《贖罪之道傳》、《常活之道傳》有回目及開卷詩），有些又僅見些許套詞（如《世人救

⁸⁰ 郭實獵認為：「若情況許可，新的書冊應源源不絕地供應，以保證事工不斷改善。至於那些劣作的藏板壞掉後，就最好予以遺忘。」他的創作數量雖夥，但再版的情況卻很少，可見他也並不十分滿意自己的作品，而更願意繼續創作新作，參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p. 134。

⁸¹ 關於郭實獵在華身分與傳教策略，參李聰：〈獲利、殖民還是傳教？——郭實獵與鴉片貿易、鴉片戰爭關係再思〉，頁117-138。

主》、《慈惠博愛》），甚至有些在模仿漢文學之餘又加入西方文學元素，呈現出獨特體貌（如框架結構的《聖書註疏》及書信體小說《誠崇拜類函》）。故筆者所謂郭實獵文學觀念中的「捨華」，並不等於「捨棄」上述外在之「華」，而是「不在意」。是確保實在內容的前提下，完全不在意文學上使用什麼外在之華，可以「樸實無華」，亦可「天花亂墜」——隨意模仿、挪用、拼湊文辭上的花飾。這種理念，在其參與以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為首的四人小組聖經修訂時亦有所體現。⁸²馬禮遜之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在回應旁人對郭氏的質疑時說道：

關於中文知識與能力，他是有資格修訂聖經，但是他一向的輕率（imprudence）也表現在這件事上，我擔心的是如果讓他自行用字遣辭，他決定用的不會是最適當的，甚至出乎我們所知的範圍之外。⁸³

可見，郭氏不僅在文體選擇上沒有太多束縛，在「用字遣辭」方面，亦往往出人意料，所謂天花亂墜也不無可能。此即郭實獵宗教文學觀中「捨華」內涵之一。

此外，從郭實獵介紹清國本土宗教的文字亦可見出，他對華夏民族帶有儒學色彩的國教，在歷史發展中融合性極強的道教，以及本地化的漢傳佛教，皆有明晰的體認（卷 2，頁 183-228）。面對異教多神信仰或無神信仰，郭氏自是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宗教內部某些具體部分的褒貶，卻有不同。而對於異教作品，郭氏常常置換其內核後，毫無芥蒂地接受其表現形式。同時，他將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列子、陰陽家、韓非子等人的代表作，皆納入「哲學作品」進行評介，亦不排斥其中可取之處（卷 1，頁 431-450）。這樣的宗教觀與文學觀，也使得郭氏在文辭的選擇上，毫無羈絆，對於挪用原本表達儒、釋、道等思想的詩詞、語彙無所顧忌。舉例而言，郭氏在評介華夏民族宗教時，⁸⁴談及漢人的「鬼神觀」。筆者分析，

⁸² 關於四人小組聖經修訂一事，參李聰：〈郭實獵漢譯聖經與《聖書註疏》〉，《郭實獵（Karl Gützlaff）宗教文學觀念與實踐——以其「聖經演義」為核心》，頁 159-162。

⁸³ 轉引自蘇精：〈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與爭議〉，《編譯論叢》第 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9。

⁸⁴ 關於郭實獵對華夏民族宗教之評介，參李聰：〈國教·民族宗教〉，《郭實獵（Karl Gützlaff）

其認知應源於《周易·繫辭上傳》第四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意為推原事物的初始而反求事物的終結，就能知曉死生的規律；考察精氣凝聚成為物形，氣魂遊散造成變化，就能知曉鬼神的情實狀態。⁸⁵並融合北宋理學家張載（1020-1077）於《正蒙·乾稱》中進一步闡發的：「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⁸⁶郭氏批評該觀念「似乎很混亂，對精魂的存在性也沒有明確的概念」（卷2，頁193）。但是，在其《常活之道傳》（1834）封面右上角卻鐫刻了「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之語。結合是書內容，郭氏顯然從基督教立場，對此句的理解有其特殊指向。筆者以為，應有兩層寓意：其一，暗合《常活之道傳》中提到的關於「藉何身而復活」的問題。⁸⁷將其內涵轉為〈哥林多前書〉十五章37-43節所闡述的，血肉的身體變為靈性的身體。其二，與標題「常活」並置，試圖以「受造物的隨時改變」對比「造物主的亙古不變」。以此證明唯有信奉此「造物主」才可能獲得「常活」的生命。這種不在意漢籍經典的語辭原本所承載之思想，隨心化為己用的方式，即郭實獵宗教文學觀中「捨華」內涵之二。

最終，郭實獵的文學實踐呈現出其獨特的文學形式與語言風格。而在他所有創作中，結合中西方各自文學傳統，創造性地呈現出的新文學體貌「聖經演義」，以及那16部作品，正是貫穿了傳統與現代的文學發展軌跡。⁸⁸

五、結語：從「新文學」走向「時新小說」與「小說界革命」

李爽學在〈從靈魂到國魂：略論明清基督宗教的小說〉中，⁸⁹梳理了以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的小說創作起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米憐、郭實獵、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等接續，至傅蘭雅發起的「時新小

宗教文學觀念與實踐——以其「聖經演義」為核心》，頁54-60。

⁸⁵ 參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新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696-697。

⁸⁶ 〔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7。

⁸⁷ 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頁277-278。

⁸⁸ 關於「聖經演義」之文體概念及相關創作，參李聰：〈漢語聖經文學中的「聖經演義」〉，《郭實獵（Karl Gützlaff）宗教文學觀念與實踐——以其「聖經演義」為核心》，博士論文第四章第2節，頁141-143。

⁸⁹ 李爽學：〈從靈魂到國魂：略論明清基督宗教的小說〉，《國際比較文學》2021年第2期，頁301-314。

說」徵文比賽的整個基督宗教文學發展脈絡。李氏畫龍點睛地以「拯救個人靈魂」至「振興中國國魂」為線索貫穿其中。而通過本文的論證，或可以說早在郭實獵創作小說之時，啟蒙華夏民族，革新中國國魂的意圖已端倪可察。

明清之際的天主教與晚清新教的文學作品確有一脈相承之處，而郭實獵「新文學」正是一道溝通兩者的橋樑。李爽學論述道：「就在華基督宗教整體的小說論之，《儒交信》應為總源，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1817-1819)賡續之，而春花再開便係郭實獵的《悔罪之大略》與《贖罪之道傳》等書。」⁹⁰

《儒交信》的作者馬若瑟確實對郭實獵的漢文學觀影響甚大。郭氏盛讚馬氏所作之「文法書」《漢語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是「無價之寶」，亦是他平生所見「最深入揭示漢語精髓所在」之作品。且他堅信想要完全闡明漢語，跟隨馬氏的步伐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卷1, 頁370)。除文體和語言外，郭氏作品中的神學名詞亦可能參考明清天主教的著作。郭實獵在早期創作的多部聖經演義中尚未表現出對 God 譯名的明確傾向，加之大量引用馬禮遜《神天聖書》經文，書中「神」與「上帝」二詞常混用，如「神天至上帝」。這種稱謂上的不明確，或仍然受馬若瑟影響。因他在其《儒交信》中言及「據儒教六經，言上天、神天、上帝、皇天上帝，其與西儒言天主，一些也不差」。⁹¹

而在承接天主教士「拯救個人靈魂」的同時，郭實獵對於中國國運的擔憂，早在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大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之時，已表露無疑。他更希望中國能在公共言論、政治制度、人權賦予方面有徹底的變革。郭實獵部分小說更是引入了婚姻、納稅、中英關係等議題，亦在其中著力呈現中國社會的腐敗(例如：民間生活的糜爛)，以及官場的黑暗，並大力批判時弊。例如：《誨謨訓道》對民間生活腐敗的描述最為著力，比如：酗酒、搶劫、流放、性病、賭博和鴉片。⁹²這些內容皆帶有相當鮮明的社會政治色彩，彰顯其意在將傳承千年的華夏民族帶入現代社會的啟蒙意圖。到了19世紀下半葉，基督教漢文小說創作亦有繼承郭實獵的

⁹⁰ 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頁405。

⁹¹ 參李爽學：〈「耶穌不滅孔子，孔子倒成全於耶穌」——試論馬若瑟著《儒交信》〉，《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6期(2017年1月)，頁34。

⁹² 參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頁1-1ii。

書寫策略與社會政治意涵。與郭氏的小說相仿，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的《引家當道》（1882）不單以民間生活的場景來宣揚基督教思想，更嘗試使用小說的文體去砭針時弊，例如：重男輕女、一夫多妻、抽鴉片等社會問題。⁹³及至 1895 年，傅蘭雅發起「時新小說」徵文比賽，徵求小說抨擊「三弊」，即鴉片、時文（八股文）和纏足，並為中國的社會弊病提供救治良方，令中國達致富強興盛。⁹⁴時新小說中為數不少乃首批華人創作的本土基督教小說。這批「基督教式」的作品，發揮自身的文筆、想像力及對聖經的理解，將傳教士議論性的思想資源（如富強）演繹得淋漓盡致。在創作手法上，亦嘗試將基督教元素融入漢文學體系，甚至對西方的宗教寓言小說（如《天路歷程》）進行了跨文體的二次創作。並且，他們以儒家、佛教及道教等思想觀念烘托出基督教的主題，為清末小說創作提供了新的思想概念及敘事元素。可以說，「時新小說」繼承了郭實獵「新文學」的部分觀念，使以小說方式論述宗教思想，期以改革社會的實踐再次出現。就革弊維新的主題思想而言，清末時新小說具有豐富的道德及社會意涵。作者利用小說的形式來反映當前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並嘗試以作品影響社會、喚醒民眾，甚至解決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其社會改革的意識亦更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回應了當時的變法思潮，從某個角度也見證了中國社會改革的進程。時新小說對社會弊病的鞭撻，可說是清末政治小說、譴責小說寫作的先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被忽略卻又關鍵的一環。⁹⁵

1902 年 8 月（光緒 28 年 7 月），《新民叢報》第 14 號刊登〈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向世人昭示首份漢文小說專刊的問世，並開宗明義：「小說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論文學者必以小說首屈一指，豈不以此種文體曲折透達，淋漓盡致，描人群之情狀，批天地之竅奧，有非尋常文家所能及者耶！」⁹⁶而在第 20 號〈介紹新刊——《新小說》第一號〉，亦強調：

⁹³ 參黎子鵬：〈晚清基督教小說《引家當道》的聖經底蘊與中國處境意義〉，收於梁工主編：《聖經文學研究》第 5 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79-95。

⁹⁴ [英] 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頁 31。

⁹⁵ 參黎子鵬編注：《道德除害傳——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頁 xv-xl。

⁹⁶ [清] 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 14 號（1902 年 8 月），無頁碼。

「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必須具一副熱腸，一副淨眼，然後其言有裨於用。」⁹⁷同時，《新小說》創刊號開篇則刊登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以「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為論述前提，並提出小說具有「熏、浸、刺、提」四力，再總結「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正式拉開「小說界革命」的序幕。⁹⁸可見，梁啟超對小說的重視源於「泰西」的文學理念，而其「振國民精神，開國民知識」亦正好呼應了郭實獵欲以「新文學」給予漢人新知，振興華夏民族的啟蒙意圖。

誠然，郭實獵所認知及建構的漢文學體系與當代認知的文學體系仍有相當大的視域差異，其理想的聖經演義體亦帶有極強的明清文學處境色彩。至於其啟蒙倡導，對於社會、政治變革的呼求，亦更多出於宗教目的。但是，綜觀明清基督教漢文學的發展方向與脈絡，讓我們看見郭實獵的「新文學」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以及啟蒙的價值。梁啟超於 1902 年發起「小說界革命」，大力提倡小說的教育、社會及政治功能，其背後的理念與傅蘭雅的倡議可謂同出一轍。姑且勿論梁啟超有否受到時新小說比賽對社會革新的啟發及影響，該比賽可視為「小說界革命」的前奏，預示了 20 世紀初中國文學的蛻變和轉型。而其源頭，或可追溯至郭實獵「新文學」的宗教文學思想。

【責任編校：黃佳雯、黃璿璋】

徵引文獻

專著

〔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宋〕張載 Zhang Zai 著，章錫琛 Zhang Xichen 點校：《張載集》*Zhang Za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8 年。

⁹⁷ 〔清〕梁啟超：〈紹介新刊——《新小說》第一號〉，《新民叢報》第 20 號（1902 年 11 月），頁 1。

⁹⁸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頁 1-8。另參陳大康：〈論「小說界革命」及其後之轉向〉，《文學評論》2013 年第 6 期，頁 197-209。

- 〔宋〕劉恕 Liu Shu 編：《資治通鑑外紀》 *Zizhi tongjian wai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明〕王世貞 Wang Shizhen：《弇州山人續稿》 *Yanzhou shanren xugao*，收入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28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年。
- 〔明〕徐階 Xu Jie：《世經堂集》 *Shijingtang j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徐氏刻本。
- 任訪秋 Ren Fangqiu：《中國新文學淵源》 *Zhongguo xinwenxue yuanyuan*，鄭州 Zhengzhou：河南人民出版社 Henan renmin chubanshe，1986 年。
- 吳淳邦 Wu Chunbang、李奭學 Li Shixue、黎子鵬 Li Zipeng 主編：《清代基督宗教小說選注》 *Qingdai jidu zongjiao xiaoshuo xuanzhu* 上卷，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2018 年。
- 宋莉華 Song Lihua：《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 *Chuanjiaoshi hanwen xiaoshuo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年。
- 李奭學 Li Shixue：《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 *Yishu: mingmo yesuhui fanyi wenxuelun*，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2012 年。
- 莊欽永 Zhuang Qinyong 編：《「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 *'Wushang' wenming guguo: Guo Shilie bixia de daying*，新加坡 Singapore：八方文化 Bafang wenhua，2015 年。
- 黃壽祺 Huang Shouqi、張善文 Zhang Shanwen：《周易譯注（新修訂本）》 *Zhouyi yizhu (xinxiudingbe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8 年。
- 楊伯峻 Yang Bojun 譯注：《論語譯注》 *Lunyu yi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0 年。
- 褚斌傑 Chu Binjie：《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 *Zhongguo gudai wenti gailun (zengdingbe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0 年。

黎子鵬 Li Zipeng 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Shuzui zhi dao zhuan: Guo Shilie jidujiao xiaoshuo ji*，新北 New Taipei：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Ganlan chuban youxian gongsi，2013 年。

——：《道德除害傳——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Daode chuhai zhuan: qingmo jidutu shixin xiaoshuo xuan*，新北 New Taipei：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Ganlan chuban youxian gongsi，2015 年。

蘇精 Su Jing：《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Shangdi de renma: shijiu shiji zaihua chuanjiaoshi de zuowei*，香港 Hong Kong：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Jidujiao zhongguo zongjiao wenhua yanjiushe，2006 年。

〔美〕保羅·蒂利希 Paul Johannes Tillich 著，尹大貽 Yin Dayi 譯：《基督教思想史——從其猶太和希臘發端到存在主義》*Jidujiao sixiangshi: cong qi youtai he xila faduan dao cunzai zhuyi*，北京 Beijing：東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2008 年。

〔德〕郭實獵 Karl Gützlaff：《贖罪之道傳》*Shuzui zhi dao zhuan*，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本，1834 年。

——：《誠崇拜類函》*Cheng chongbai leihan*，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本，1834 年。

——：《全人矩矱》*Quanren juhuo*，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1836 年。

——：《小信小福》*Xiaoxin xiaofu*，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本，1837 年。

——：《悔罪之大略》*Huizui zhi dalie*，大英圖書館藏本，1837 年。

〔德〕郭實獵 Karl Gützlaff 譯：《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Jiushizhu Yesu xinyizhaoshu*，香港 Hong Kong：福漢會 Fuhanhui，1854 年。

〔德〕郭實獵 Karl Gützlaff 編，黃時鑑 Huang Shijian 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Dongxiyang kao meiyue tongji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s House, 1835.

——, *The El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s House, 1836.

- American Tract Society, *The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s House, 1838.
-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Policy, Religion, Etc. of China by the Rev. W. Ellis*, London: Westley and Davis, 1834.
- ,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 , *China Opened*, London: FB & c Ltd, 2016.
- Kwa Chong Guan and Kua Bak Lim, ed.,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World Scientific, 2019.
- Martyn Gregory, *Artists of the China Coast: Including a Group of Pictures by Emile Roux (1822-1915)*, London: Martyn Gregory Gallery, 1994.
- 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ssays by Patrick Han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I: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五車韻府*, 2 Vols.,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1820.
-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The Thirty-seven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36.
-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 ,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W.H. Allen & Co., 1883.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清〕梁啟超 Liang Qichao：〈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Zhongguo weiyi zhi wenxuebao *Xin xiaoshuo*”，《新民叢報》*Xinmin congbao* 第14號，1902年8月。
- ：〈紹介新刊——《新小說》第一號〉“Shaojie xinkan: *Xin xiaoshuo diyihao*”，《新民叢報》*Xinmin congbao* 第20號，1902年11月。
-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Lun xiaoshuo yu qunzhi zhi guanxi”，《新小說》*Xinxiaoshuo* 第1號，1902年11月。
- 王煒 Wang Wei：〈「說部」之概念辨析〉“‘Shuobu’ zhi gainian bianxi”，《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anjiushengyuan xuebao* 2017年第1期。
- 李志剛 Li Zhigang：〈郭士立牧師在港創立之福漢會及其對太平天國之影響〉“Guo Shili mushi zaigang chuangli zhi fuhanhui ji qi dui taiping tianguo zhi yingxiang”，《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Jidujiao yu jindai zhongguo wenhua lunwenji*，臺北 Taipei：宇宙光出版社 Yuzhouguang chubanshe，1989年。
- 李爽學 Li Shixue：〈「耶穌不滅孔子，孔子倒成全於耶穌」——試論馬若瑟著《儒交信》〉“Yesu bumie Kongzi, Kongzi dao chengquan yu Yesu’: shilun Maruose zhu *Ru jiao xin*”，《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Daofeng: jidujiao wenhua pinglun* 第46期，2017年1月。
- ：〈從靈魂到國魂：略論明清基督宗教的小說〉“Cong linghun dao guohun: luelun mingqing jidu zongjiao de xiaoshuo”，《國際比較文學》*Guoji bijiao wenxue* 2021年第2期。
- 李聰 Li Cong：〈獲利、殖民還是傳教？——郭實獵與鴉片貿易、鴉片戰爭關係再思〉“Huoli, zhimin haishi chuanjiao?: Guo Shilie yu yapian maoyi, yapian zhanzheng guanxi zaisi”，《景風：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Jingfeng: jidujiao yu zhongguo zongjiao wenhua* 2018年第1-2期。
- 李鷺哲 Li Wuzhe：〈郭實獵姓名考〉“Guo Shilie xingming kao”，《近代史研究》*Jindaishi yanjiu* 2018年第1期。
- 邱業祥 Qiu Yexiang：〈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中的中國基督徒研究〉“Guo Shilie hanyu jidujiao xiaoshuo zhong de zhongguo jidutu yanjiu”，《道風：

基督教文化評論》*Daofeng: jidujiao wenhua pinglun* 第 53 期，2020 年 7 月。

崔文東 Cui Wendong：〈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Cong Sadan dao bawang: Malixun, Guo Shilie bixia de Napolun xingxiang ji qi yingxiang”，《清華學報》*Qinghua xuebao* 新 45 卷第 4 期，2015 年 12 月。

張燕 Zhang Yan：〈《清實錄》有關中國人口總數資料〉“*Qingshilu youguan zhongguo renkou zongshu ziliao*”，《西北人口》*Xibei renkou* 1981 年第 1 期。

莊欽永 Zhuang Qinyong：〈「鍍金鳥籠」裡的吶喊：郭實獵政治小說《是非略論》析論〉“‘Dujin niaolong’ li de nahan: Guo Shilie zhengzhi xiaoshuo *Shifei luelun xilun*”，《國際漢學》*Guoji hanxue* 2013 年第 1 期。

陳大康 Chen Dakang：〈論「小說界革命」及其後之轉向〉“Lun ‘xiaoshuojie geming’ ji qihou zhi zhuanxiang”，《文學評論》*Wenxue pinglun* 2013 年第 6 期。

黎子鵬 Li Zipeng：〈晚清基督教小說《引家當道》的聖經底蘊與中國處境意義〉“Wanqing jidujiao xiaoshuo *Yinjia dangdao de shengjing diyun yu zhongguo chujing yiyi*”，收入梁工 Liang Gong 主編：《聖經文學研究》*Shengjing wenxue yanjiu* 第 5 輯，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11 年。

蘇精 Su Jing：〈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與爭議〉“Zhongwen shengjing diyici xiuding yu zhengyi”，《編譯論叢》*Bianyi luncong* 第 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

〔英〕傅蘭雅 John Fryer：〈求著時新小說啟〉“Qiu zhu shixin xiaoshuo qi”，《萬國公報》*Wanguo gongbao* 第 77 期，1895 年 6 月。

Charles Gutzlaff, “Remarks on Buddhism; Together with Brief Notices of the Island of Poo-to and of the Numerous Priests Who Inhabit I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2.5, 1833.

———,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Remarks on the Means and Measures for Extending and Establishing Christianity; Namely,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Schools, Publication of Books, Chariti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3.12, 1835.

Charles Gutzlaff, “*Ping Nan How Chuen, or an Account of the Latter Pacification of the South, an Historical Work in Six Volum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6, 1838.

——, “Review of the *Shin Seen Tung Keen,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ods and Genii; in 22 Vol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10, 1839.

——, “Review of the *Shin Seen Tung Keen,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ods and Genii; in 22 Vol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11, 1839.

——, “*Ta Tsing Hwang Te Shing Heun or Scared Instructions of the Emperors of the Ta Tsing Dynas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0.11, 1841.

——, “*Liau Chai I Chi, or 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u Cha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4, 1842.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2000.

學位論文

李聰 Li Cong : 《郭實獵 (Karl Gutzlaff) 宗教文學觀念與實踐——以其「聖經演義」為核心》 *Guo Shilie (Karl Gutzlaff) zongjiao wenxue guannian yu shijian: yi qi “shengjing yanyi” wei hexin* , 香港 Hong Kong :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論文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wenhua ji zongjiao yanjiuxi boshi lunwen , 2021 年。

張雅媚 Zhang Yamei : 《喻言·傳說·經典：《聊齋誌異》如何藉英譯進入中國文學經典之列》 *Yuyan, chuanshuo, jingdian: Liaozhai zhiyi ruhe jie yingyi jinru zhongguo wenxue jingdian zhi lie* ,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dongya xuexi shuoshi lunwen , 2012 年。

許可 Xu Ke : 《「自我」與「洋涇濱」——郭實獵創作研究》 “Ziwo” yu “yangjingbin” : *Guo Shilie chuanguo yanjiu* , 上海 Shanghai :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 Huadong shifan daxue simian renwen gaodeng yanjiuyuan shuoshi lunwen , 2019 年。

檔案文件

Carl Gutzlaff, “Dagverhaal van Februari tot Augustus 1827. Door Zend,” *Archief van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 (NZG), 1797-1951, Februari*

tot Augustus 1827; MS. no.1102-1. 1. 2. 2. 7. 1. 3. 804, Het Utrechts Archief, Netherlands.

Karl Gützlaff, “3 Briefe wg. Zusammenarbeit mit RMG, 1827,” *Archiv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15 April 1827; MS. no.2.222, Archiv-und Museumsstiftung der VEM, Germany.

———,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Hong Kong?: 1844-1851?; MS no. DA19/1/3/1, Dr. Karl Gutzlaff Collection, Special Collections of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irmingham.